Sintang：卡普阿斯河的低谷，受挤压的文明之源



经典侧写：山丘与河流间微笑的大地

在加里曼丹既神秘又真实的地理图景中，Sintang县绝非一个普通地名。它位于群岛最长生命动脉——卡普阿斯河——的中段。起伏的山丘、茂密的森林，以及每天清晨如约笼罩山谷的薄雾，使Sintang成为尚未被完全惊扰的古老婆罗洲的一张面孔。在海拔900米的花岗岩独体山Bukit Kelam山脚下，祖先关于土地与人类起源的故事，仍被代代传述。

这里的生活不喧哗，而是缓缓流淌。达雅人、马来人、爪哇人和华人早已共同明白：和谐不是概念，而是日常实践。他们在市场相互问候，在旱季分享水源，在bamagang（习惯法议事）中并肩而坐。然而，最深厚的和谐，恰恰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。土地不是用来掠夺的，而是用来照料的；森林不是用来洗劫的，而是值得倾听的伙伴。

经济、粮食政治、土地与文化

粮食政治经济：传统稻米与资本主义稻米的角力

从政治经济角度看，粮食意味着权力。Sintang县拥有极为丰富的农业潜力，然而矛盾的是，进口大米和资本主义企业出产的“优质米”，却已充斥乡村小店。这是一种结构性粮食依赖：市场逻辑摧毁了地方自身的逻辑。

Lebang Nado族（Ot Danum族群分支）等原住民族，实践着不将粮食商品化的体系。稻米不是出售，而是施予。这形成了以文化为基础的团结经济，即Karl Polanyi所说的嵌入型经济：经济嵌入社会与精神关系，而非市场价格之中。当Santo Serilius与他的社区以有机方式种植本地稻米时，他们实际上正在抵抗使人远离自身食物来源的全球企业粮食体制。

土地与生态：传统耕作是粮食主权的堡垒

从批判性土地研究的视角看，Dayak Lebang Nado社区的传统耕作并不是简单的“刀耕火种”，而是一套成熟的农业生态体系。Santo经营的一公顷土地，能生产1.5至3吨干稻谷，与印度尼西亚雨养水田的平均产量相当，却不需要化肥、农药，也无需向农业投入品企业负债。

更重要的是，田地周围的森林提供天然肥源。森林不是障碍，而是伙伴。落叶、枯木碎屑和野生动物粪便，转化为优质肥料。这是群岛本土的永续农业智慧，可惜并未进入现代农学课程。

然而，真正的威胁来自政府在原住民族领地上颁发的大规模油棕、工业人工林和采矿许可。从土地政治分析来看，这正是David Harvey提出的“剥夺式积累”。国家以发展为名向企业开放资源，而那些已证明能够保障粮食安全的原住民族，却被边缘化。

文化作为防御体系

在Sintang，文化并非装饰，而是韧性体系。播种打穴前的祈祷、对某些树木的禁忌（kayu larangan），以及对Jubata的敬重，都是已经延续数百年的社会—生态约束机制。

Santo小时候，父母教他：“无论如何都不要停止种稻，因为它会支撑你的生活。”这不仅是务农忠告，更是一种生存哲学。人是种植者，而不应只是购买者。习惯规范禁止卖稻，却要求施予。这建立的是以社区、而非市场为基础的粮食安全。

在现代语境中，这一价值与资本主义单一种植逻辑发生冲突；后者只偏爱油棕、橡胶或单一杂交稻种等优势商品。原住民族则坚持保留白米、黑米、白糯米和黑糯米的多样性。这是一种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粮食体系，更能抵御病虫害与气候变化。

结构性威胁与政策失败

Santo与他的社区面临多重威胁：

- 原住民族土地被转为油棕、金合欢或桉树种植园，以及矿场。这些产业不提供粮食，只生产供应全球市场的粗棕榈油（CPO）、纸浆与矿产。
- 橡胶价格危机使其他社区陷入绝望，寄望于企业小农合作项目的收益分成，从而出售或放弃土地。
- 国家粮食基地（food estate）论述反而推动开垦数百万公顷森林，却从未学习Santo这样的原住民族农民的成功经验。

从政策分析角度看，这是一场粮食政策悲剧：政府任由进口大米挤垮本地市场，随后雄心勃勃地计

划为粮食基地开垦新地；与此同时，却剥夺那些早已证明能够持续生产粮食的社区的习惯法土地权利。

最后的思考：Santo Serilius，工业荒漠中的绿洲

Santo Serilius于38年前出生在Sintang县Kayan Hilir区Bukit Sebalo村的Mendang聚落。他不仅是农民，也是文明记忆的守护者。面对Wilmar、Sinar Mas等企业大米的冲击，油棕、金合欢种植园与采矿业的诱惑，以及无视地方智慧的政策，他依然种稻。

他与家人及原住民族社区一同证明：粮食主权不需要庞大的粮食基地，只需要把土地归还给那些以爱照料土地的原住民族和农民。祖先的话至今回响：土地不是祖先留下的遗产，而是向子孙借来的；稻米所给予的恩情，必须通过再次播种来偿还。

如今，当政府与企业忙于计算吨数和利润时，在一个美丽的村庄里，Santo正为播种打穴。他双脚站得稳，双手熟练，嘴边念着献给Jubata的祈祷。他知道威胁无处不在，却也明白：只要还有人不用化学品种植本地稻米，只要还有人尊重并爱护森林，文明就还没有真正崩塌。

作者：Agus Sutomo

阅读全文